

下

那些
细碎而坚固的
美好



青衫落拓 作品

多少的喜欢
一点点累积
才会转换成相守的决心

Those
trivial
and
eternal
loves

青衫落拓 作品



全新修订
典藏版

那些

细碎而

坚固

的

美

好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细碎而坚固的美好 / 青衫落拓著. — 石家庄:
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511-2415-7

I. 那… II. 青… III. 言情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3782号

书 名: 那些细碎而坚固的美好
著 者: 青衫落拓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装帧设计: 顾 红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42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

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415-7

定 价: 5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十五章
我一直比你坦白 |
| 027 | 第十六章
你给的，我要不起 |
| 050 | 第十七章
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|
| 070 | 第十八章
旧痛新伤 |
| 089 | 第十九章
有时只能逃避 |
| 117 | 第二十章
还是必须面对 |
| 138 | 第二十一章
别让回忆成为秘密 |

目 录

- 165 **第二十二章**
 接受你给的一切
- 184 **第二十三章**
 谁曾被谁爱过
- 209 **第二十四章**
 请给我你的信任
- 225 **第二十五章**
 心已经做出选择
- 240 **第二十六章**
 希望有你在我身边
- 256 **尾声**
 完美的告别和全新的
 开始



甘璐乘坐晚班飞机返回，已经是深夜时分，同机乘客不多，个个面有倦色，无精打采。

她出来上了出租车，司机问她去哪里，她再度觉得无处可去，只得先请司机开车，然后拿出手机打开，不理睬不停传来的短信的提示音，打了钱佳西的电话。

钱佳西大叫：“你去哪儿了？你想急死我啊。手机也不开，你老公下午打了电话给我，问我有没有见过你。”

“我今晚得找个地方住一晚，你那儿方便吗？不然我去酒店也行。”

“我们之间用得着问这个吗？你马上过来。”

甘璐松了口气：“他再问你，你一样说没见过我就好了。”她将钱佳西的住址报给司机，随手删除所有的未读短信，关上了手机。

钱佳西租住在离电视台不远的一套高层单身公寓，一房一厅，地方实在说不上大，再加上她一向懒得打理，室内很有点儿零乱。甘璐进去后，推开她堆在沙发上的衣服坐下，疲惫地说：“什么也别问，佳西，我太累了。”

钱佳西纵有满腹疑问，也只得咽了回去，拿来睡衣给她：“那你

洗个澡去睡吧，看看你这张脸，还真是面无人色了。”

“我睡沙发就行了。”甘璐知道她的床小，更知道今晚自己大概免不了辗转反侧，不想影响她睡觉。

“你给我老老实实去卧室床上睡，我还有活要干，指不定几点睡呢。”

钱佳西的客厅一向兼着餐厅和书房的功用，此时一侧的电脑正开着，甘璐也没再与她客气，挨了一会儿，才强打起精神去洗澡。

她出来时，钱佳西从电脑前转过头：“你老公好像有感应啊，刚才又打了一次电话来，我什么也没说，他就嘱咐我让你好好休息。”

她苦笑摇摇头，当然知道尚修文的判断力从来都很强大：“你忙吧，我先去睡了。”

钱佳西一向是夜猫子，晚睡晚起成了习惯，到门下透出的客厅灯光熄灭，已经是半夜时分了。

黑暗与寂静对甘璐没有任何帮助，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身体疲劳到连翻身都觉得没有力气，巴不得一梦不醒，可是大脑却偏不肯配合，仍在高速而茫然地转动不止，各种念头轮番翻涌，没一个成形，却也没一个甘于自动散去。

到后半夜，她才算陷入半睡眠状态，迷迷糊糊，似睡似醒，手机到设定的响铃时间刚一叫，她便睁开眼睛爬起来，穿好衣服轻手轻脚去洗漱，然后带上门去上班。

今天是开学报到的日子，师大附中因为是寄宿学校，学生需要带行李到宿舍，很多家长都会送孩子过来，有车族更不用说。学校门前的一条街上停满了各式车辆，交通照例在每年的两次报到时间出现严重拥堵，不耐烦的司机不停鸣笛，弄得这条素来清静的街道一大早便前所未有的热闹起来。

甘璐下公共汽车后一路走来，不时有认识的学生跟她打招呼：

“甘老师早”或者“甘老师新年好”，她再心不在焉，也打起精神不时地点头回应着。

她正要走进学校，一只手突然伸过来，紧紧抓住她的胳膊，她脚步原本虚浮，趔趄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回头，转瞬之间，已经被拖入了一个怀抱牢牢抱住。

那是她早就十分熟悉的怀抱，从双臂的力度到身体的气息，她的脸贴上一个深灰色西装的前襟，甚至衣服的质地也是她不陌生的。她刚将一个惊叫咽了回去，却听到周围传来了调皮学生的口哨声，而且不止一个，简直是此起彼落，不由得大窘，慌忙用力试图挣开。

然而尚修文只稍微松开一点，改成单手揽住她的肩，她脱出身来，正对上的却是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的万副校长和教导主任，他们两个人都是一脸的不赞成；眼睛再一扫，周围看着自己的人着实不少，学生们兴奋之态溢于言表，随行的家长自然都颇有点儿不以为然。

她从来没有在单位出过这种风头，再怎么镇定，也一下涨红了脸，有点儿手足无措了。好在教导主任咳嗽一声，替她解围：“甘老师，感冒好点儿没有？”

甘璐勉强扯出一个笑，正要说话，尚修文先开口了：“她还是不大舒服，没吃早点，又不肯请假，说今天学校事情比较多，我的确不大放心，所以特意跟来看看。”

尚修文的声音诚恳而稳重，跟他方才的举止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万副校长看看甘璐明显苍白憔悴的面孔，倒宽容地笑了：“小夫妻到底是恩爱，你还是带甘老师去吃点儿东西吧，今天学校食堂还没开，没早点卖。”

甘璐不想再在学校门口继续闹笑话，只得随尚修文向街道转角处的永和豆浆走去。

他们逆着涌向学校的人流，走得并不快，尚修文看向她：“你的脸色真的不好，还是请假回去休息吧。”

甘璐摇摇头，在拐角立定脚步：“我先前在记者招待会质问你，然后动手打了你，出了你的丑；你现在特意赶来学校演这么一出激情戏，也算回报我了。可以回去了吧？”

尚修文沉下脸：“你认为我是特意赶过来出你洋相吗？你居然一点儿没想到从昨天到今天我担心到了什么程度。我赶到机场，刚好走了一趟航班，打你的电话始终打不通，只好先赶回来再找你。今天在学校堵不到你，我已经准备晚上去钱佳西家门口坐等了。”

“别夸张你的担心，你不是早已经判断出我在佳西那儿吗？以你的理智程度，你大概想的不过是早上过来哄哄我就好了。更何况，”甘璐苦笑一下，“我似乎一向表现得很好哄，通常一个吻一个拥抱，我就自动替你解释了一切，甚至不用你费事多话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，我是准备详细向你解释，求得你的原谅。”

“我能原谅你什么呢？你又没骗我，大不了也就是没讲出全部事实罢了。其实不用特意来这么一趟，我不会旷工，更不会玩失踪的，虽然昨天我确实想就这么消失了也好，不需要再来面对这些我根本不想面对的事。”甘璐心灰意懒地说，两个人一下都沉默了。

隔了一会儿，尚修文握住她的手：“你不能空着肚子去上班，先去吃点儿东西再说。”

这边仍然有学生不停走来，甘璐只得随尚修文进了永和。他安置她在临窗位置坐下，去点了早餐，刚回到座位，甘璐却蓦地站起来，她从昨天开始就没正经吃什么东西，也完全没有饥饿的感觉，只预备在这把尚修文打发走。可是邻桌油条的味道一飘过来，她顿时觉得一阵恶心，捂着嘴冲进狭小的卫生间，吐得搜肠刮肚，头晕目眩，好不容易才止住，掬了清水漱口。

在各种纷扰的思绪中，一个她一直回避的问题终于直直逼到了眼前。她想，她的呕吐恐怕不只是突然不规律的饮食引起的，想到仍然放在皮包内的那张早孕检测单，再想想坐在外面座位上的那个男人，她只能紧紧咬住了牙。

一个服务员开门进来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，你先生叫我进来看看。”

她无力地摇摇头：“没事，谢谢。”

甘璐仔细整理好自己，强撑着走出去，尚修文正等在洗手间外面，一脸担心：“怎么了，璐璐，身体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他扶她回到座位，服务员已经端上一碗菜肉馄饨，这是她平时喜欢吃的，然而此时看到，全没一点食欲。她勉强忍耐着，拿勺子舀起一点，小口小口地强迫自己吃下去。

“很难受吗？璐璐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要不然跟领导请假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甘璐抬起头，凄凉地一笑：“回哪里？”

“不要因为昨天就否定我们的一切，”尚修文伸手过来握住她的手，“给我解释的机会，璐璐，不要急着下判断。”

“我所有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个笑话，还有什么可急的。”甘璐意兴索然地说，抽回自己的手，努力克制着胃里的不适，低下头继续吃馄饨，吃了几口后，终于再也吃不下去了，放下勺子，伸手去拿自己的包，尚修文一把按住她。

“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”

甘璐看看四周，摇摇头：“晚上回家再说吧，我得去上班了。”她看尚修文迟疑一下，脸上那点笑意来得越发惨淡，“当然，我知道，你才上任，肯定很忙。没时间的话，我也能理解，谈不谈其实

没什么要紧。”

他被堵得几乎无话可说，只得说：“下班后我来接你。”

他送甘璐进学校，看着她拢紧灰色短大衣，低头匆匆走进校门，背影汇入学生之中，才回到车上。他来得很早，一直守在路边车内，此时车子陷在学校路边的车辆长龙中，一时无法出去，但他也并不着急。

头天下午，尚修文眼看着载了甘璐的奔驰快速启动，正要叫司机过来，随后赶下来的吴昌智叫住了他：“修文，我们现在必须赶去国资委。”

他事先的安排确实是在记者招待会后马上会同王丰、吴昌智与省国资委和经委领导见面，再次商谈冶炼厂的兼并，然后赶去机场，说话之间，奔驰早已经消失在视线以外。

周围出来的记者通通充满好奇地看着他，他明知道甘璐刚才那一记耳光大概让人浮想联翩，却并不在乎，拿出手机打妻子的号码，她的手机关着。他略一思忖，打了贺静宜的电话。

贺静宜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她与此事的关系，他清楚了解她的性格，在她保证送甘璐去机场后，并不多说什么。

王丰也走了出来，远望投资公司总经理路非在贵阳某地出了车祸，目前正在休养，公司事务大部分都落在他身上，他的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，下午也要赶往另一个地方公干，尚修文只得跟他们分别上车前往国资委。

好不容易谈完公事后，司机送他去机场，他查了一下，往返两地之间的航班每天都有好几班，再打甘璐的手机，仍然关着。他无法可想，只得进入安检，贺静宜突然从身后赶来，叫他的名字。

他站住，目光犀利地看着她：“我太太呢？”

贺静宜含笑摊一下手：“不好意思，修文，她坚持要下车，我不

可能违背她意愿硬带她过来，我猜她应该早回去了吧。”

他微微颌首：“谢谢你费心安排了今天这一幕。”

“别客气。不过，我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针对你。本来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，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你在旭昇扮演的真实角色。”

“静宜，我从来没打算问你在亿鑫的经历。”

贺静宜的脸蓦地变得苍白：“这是在暗示什么吗？”

“我不需要做任何暗示。大家各走各路后，最好的结局就是相忘于江湖。”

贺静宜略微恢复了平静：“现在我们都已经骑虎难下。既然你公开接下了旭昇，恐怕现在我们就做不到相忘于这个江湖了。”

“静宜，我可以断言，这场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，你对旭昇的图谋也没你想象的容易得手。”

“区区一个冶炼厂从来都只是我的目标之一而已，不过你是怎么想到亿鑫对旭昇有兴趣的？”

“少昆说他从来没跟你联系过，你居然一听到巴西就想到了他。那么至少你了解旭昇的原材料采购这个环节，只想兼并冶炼厂可用不着做这么多功课。”

贺静宜笑了：“看来这几年平庸的家庭生活还没把你彻底磨迟钝。接下来，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，顺便告诉你，我的老板陈董事长下周一会去J市，与孔市长会面，相信冶炼厂的兼并很快会有一个结果。至于接下去会怎么样，大家不妨拭目以待。”

尚修文也笑了，那个笑意来得冷冷的：“本来你近来这一连串的安排来得很缜密，我还以为，你坐到这个位置，确实适应了商场法则，能够做到不动声色了。可是你始终心急，等不及要把手里的牌亮出来给别人一个惊奇，以前这个举动可以说带点儿孩子气，很有趣。现在仍然这样，对你可没有任何好处。”

贺静宜歪头想了想：“是呀，你一向最了解我的性格，而且你现

在还特意娶了一个跟我性格截然相反的太太，看来对我这一点确实很反感了。”

“静宜，这又是一个你让我不解的固执之处，你似乎始终认为，我不管做什么，都是为了抹去你的存在。事实上，我们早结束了，也彻底退出了各自的生活。难道你没想过，我娶璐璐，只是因为我爱她吗？”

她紧紧盯着尚修文，良久，嘴角扯出一个冷笑：“去对你太太扮情圣吧，看看经过今天以后，你还能不能说服她。你其实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在爱她。照我的看法，她头脑可不算简单好哄啊。”

“我完全信任她的判断能力。我们在J市再见。”

广播已经通知登机，他们一前一后走进，坐在不同的位置，再没说话。

飞机落地后，尚修文再度拨打甘璐的电话，仍然是关机。

他开始思索她可能的去处。以她一向对她父亲从身体到情绪过于包容的照顾和维护，她不大可能跟寻常女人一样，生气回娘家吐苦水并小住。但他还是先给甘博打了电话，问候岳父，只说自己出差回来了，春节期间没能给他拜年，很不好意思，果然甘博连说没关系，忙工作要紧，让他改天有空和甘璐一块过来吃饭。

他知道甘璐最好的朋友是钱佳西，然而电话打过去，钱佳西很是惊讶，说没见过甘璐，反过来马上质问他：“你怎么她了？她可不是那种生点儿气就撒娇关机玩失踪的女人。”

尚修文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们之间有一点误会，请你一见到她，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？”

钱佳西将信将疑，只不置可否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正如钱佳西所说，甘璐没有特别任性的时候。在此之前，她只为吴丽君强加下来的那个工作调动掉头而去。

两个人重归于好后，尚修文看她逛街买回来的衣服，从外衣到内衣都是非常性感大胆的款式，还有一条短短的印花热裤，不禁大笑。甘璐被他笑得讪讪的，红着脸要夺过来，他偏不给：“穿给我看看。”

“不穿。”

“买来为什么不穿，穿了不给我看给谁看？”他掂着一条豹纹胸衣笑道。

“哼，你不追出来哄我，我只好拿你的卡购物发泄，不然白气坏了自己。”

他拖她进怀里紧紧抱住：“谁说我不肯哄你，不过我得承认，我相当欢迎买内衣这种发泄方式，算是我的福利啊。”

她的确有很强的自我纾解能力，并不为无法改变的事情而怨天尤人。可是尚修文清楚知道，她是有底线的，而他似乎已经触及了她的底线，这个愤怒大概不可能靠购物消除掉。

然而他还是开车去了市内几个大商场、购物中心。经过春节爆发式的集中消费后，这些地方都略微冷清。

他在这些可能的地方转来转去，一无所获，只得回家。

他推想着她所有可能的反应，不过从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问到酒店大堂内的那一记耳光，她的行为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判断和控制范围。

一直等到深夜，仍然没接到电话，越来越焦灼，再次打钱佳西电话，可不等他开口，钱佳西口气很冲地说：“修文，我倒是要先问一下你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，弄得璐璐宁可天寒地冻地在外游荡，也不肯回家？”

他头一次狼狈了，可是却也马上断定妻子应该在她那里，隔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对不起，请让她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去接她。”

放下电话，尚修文一直悬着的心并没能放下来，第二天一大

早，便开车来到学校门前等着，枯坐一个多小时后，看到甘璐出现在视线内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下车，穿过人流过去抱住了她。

然而甘璐显然没有因为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热烈拥抱有任何软化。

下午，尚修文再度提前来到学校门口，甘璐出来时，他正在接J市那边打来的电话。甘璐张望一下，看到他的车，笑着与同事说再见，然后走过来上车，神情十分平静。他匆匆结束那个电话：“璐璐，我们去外面吃饭，找个地方好好谈谈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没什么胃口，回去吃就好。”

他不想违拗她，一边给钟点工打电话，一边开车回去。

他们进门时，吴丽君先回家了，她头天与吴昌智通过电话，已经大致知道了情况，很不以为然，只是尚修文深夜回来，明显烦乱，拒绝与她讨论。甘璐和往常一样，进门叫“妈妈”，她暗暗松了口气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吃饭吧。”

三人坐在一块吃饭，甘璐除了胃口不好，倒与平时没有两样。餐桌照例安静如常，吃完饭后，甘璐将餐具收拾进厨房，然后上了楼。

尚修文又接到吴昌智打来的电话，等一通电话讲完，走上来时，只见甘璐正半跪在衣橱前的地板上，往箱子里收拾东西，将衣服一样样放进去。

他蓦地站住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打算搬出去住一段时间。”她抬起头看着他，平静地回答。

尚修文大步走过去，几乎有几分粗暴地将甘璐一把拽了起来。

“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。”

甘璐被他拖得险些失去平衡，皱紧眉低声叫道：“你弄疼

我了。”

尚修文连忙松开她一点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如果你一定坚持要谈，我们可以谈。可是我们从认识到结婚这么久，修文，你在最能说清楚的时候没说，拖到现在，恐怕讲得天花乱坠，也没法取信于我，让我改变决定了。”

尚修文牵着她的手，带她一块儿坐到床头软榻上，认真看着她：“璐璐，我知道我违背了对你说的不去旭昇工作的承诺。但是旭昇面临的局势很严峻，吴畏捅出的这个篓子，远比报道的情况来得严重。如果他的身份只是企业的高管和持股10%的股东，认真追究下来，他得坐牢。只是舅舅跟他父子连心，再怎么生气，也不可能让他去自生自灭。不过如果放过他，让旭昇硬扛下这个责任，对目前已经风雨飘摇的企业来讲，接近灭顶之灾。”

“你是要我理解你舅舅做出姿态引咎辞职以掩人耳目，然后你来接任的必要性吗？好，这一点在我看来不算光明磊落，可也并不复杂，我理解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不关心旭昇，它的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甘璐淡淡地说。

“璐璐，接下来我解释一下我在旭昇的股份。”尚修文躊躇一下，“之前没说，并不是想有意瞒着你。这件事涉及一些往事，我没跟你提起，实在是因为我有太多……隐痛。”

“你还是可以不说的，修文，我从来没有追问过你什么事，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奇了，你没必要非得揭旧伤疤换取我的理解。”

“我再不向你坦白，恐怕永远得不到你的信任了，耐心听我说完好吗？”

甘璐只得垂下目光，静静听着。

“我很少跟你提起我父亲。其实相比母亲，我和父亲更亲密一些，他睿智、敏锐、待人宽厚又博学，几乎说得上十全十美，我从小就崇拜他。他以前也是W市的公务员，后来为了支持母亲在政

治上的追求，辞职下海，开始经商，公司经营得不错。在我24岁那年，可以说间接因为我的原因，他的公司卷入了当时一桩很复杂很轰动的经济案件中，那起案件牵连很广，波及两个省份政界、商界很多人。昨天你看到在台上的远望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丰也涉及其中，他后来因为那件事被判了两年缓刑。”

尚修文的声音有些低哑，停了一会儿，仿佛陷入回忆之中。甘璐突然起了一个冲动，想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掉。她早就精疲力竭，已经再负担不起别人的痛苦了，然而她只能紧紧抓住衣襟，强迫自己安静坐着不动。

“那时候，我母亲担任着邻省第二大城市的副市长，仕途走得十分顺畅。她一向事业心很强，洁身自好，专注工作，不过不可能不受到这件事的牵连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神情反而十分平静，只是深邃的眼睛里一片暗沉，眼底的痛楚是显而易见的，“在调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父亲突然去世了。”

再怎么满腹心事，甘璐也大吃了一惊。

尚修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继续说道：“他连续接受了多天调查，才被允许回家。那天他独自在书房，我……深夜回来时，他已经倒在地板上，没有了呼吸。送去医院后，医生说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。”

甘璐本能地意识到，他父亲的突然去世，恐怕不只病逝这么简单。她抬起头，只见尚修文紧紧咬住了牙，整个下颔的线条紧绷得有点儿扭曲了。她的心一下软了，伸手握住他的手：“过去的事了，修文，别自责。”

“他的确有心脏病，但年年体检，并不严重，急救药物就在他手边，他根本没动。妈妈忙于跟组织汇报解释，我忙于收拾自己的烂摊子，我们都没留意到，他承受来自公司和家庭的压力太大，情绪十分反常……”

尚修文蓦地将头扭到一边，再度紧紧咬住了牙。甘璐只默默握